

英国首相布莱尔27日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辞呈，结束了长达10年的首相生涯。同一天，财政大臣布朗接受女王任命，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

对布莱尔的10年政绩如何评价？布朗新政会有哪些举措？本期请专家作一解答。

——编者



问：布莱尔执政10年，国际国内舆论对他的政绩如何评价？为何他最终以辞职收场？

10年前，就在44岁生日前几天，布莱尔成为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2001年，他在大选中再次以多数票获胜，几乎确保了他成为英国历史上任首相时间最长的工党领袖。此外，他还改变了英国政坛的面貌，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先声，将工党从贫瘠的左翼带进了肥沃的中间地带，并改头换面成为“新工党”。其后，工党在他领导下又赢得2005年大选，实现1900年建党以来第一个“三连冠”。

10年执政，布莱尔可谓功过分明。路透社评论，布莱尔对英国的内政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成果包括：引入最低工资制，进一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给苏格兰和威尔士以立法权和行政权，更大程度地实现地方自治；签署“复活节协议”，启动北爱和平进程；向私人医疗和教育机构投资，使大众获得更多的平价医疗服务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美联社认为，布莱尔执政的10年，是英国自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最为重要的是，英国经济10年来一直稳定增长，在欧盟大国中一枝独秀。

那么，是什么导致他最终以辞职收场呢？《纽约时报》作了如是评述：“在早年首相生涯中，布莱尔显示了似乎可以仅凭其个人无穷的精力、始终如一的微笑和魅力来重塑英国和工党的能力；但在稍后的岁月中，英国的国际声望、工党的国内影响力及其个人的政治命运，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方面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布莱尔先生2003年支持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使他在国内的支持率日渐下降，并最终导致他提前离任。”

英国媒体则历数了布莱尔上台以来犯下的“七宗罪”，可以说正是这“七宗罪”导致他辞职下台：罪状一是贷款换爵，罪状二是伊战期间谎言不断，罪状三是“布菜尔总统”（一系列越权行为）屡次惹恼女王，罪状四是沦落为布什“跟班”，罪状五是间谍案使北爱和平进程蒙上阴影，罪状六是执政时间过长惹人厌，罪状七是老婆贪财遭批。其中罪状二是最为致命的，表现为工党支持率和布莱尔本人声望急剧下降，以及虐囚等事件的负面影响。



问：布朗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和布莱尔的政治关系如何？他领导下的工党在2009年大选中的胜算怎样？

今年56岁的布朗出生于苏格兰，16岁上大学，17岁加入工党。除了因为高中一次橄榄球事故导致左眼失明的不幸，无论求学还是从政，他几乎都一帆风顺。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布朗和布莱尔同时进入英国议会。当时这“两布”代表了工党内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两人都有很高的成为下一任党魁的呼声。

1994年，工党党魁史密斯心脏病复发去世，在不修边幅、四平八稳的布朗和风度翩翩、果敢决断（同时也更为年轻）的布莱尔之间，工党选择了后者成为新的党魁。

一般认为，就在当时，布莱尔和布朗之间订立了一个私下协定，布莱尔向布朗许诺，布朗将在他领导的工党中任影子财政大臣；一旦工党获胜组阁，他将接过财政大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室执行主任 张铁军 副研究员

透视布朗内阁政策走向

布朗：矛盾日深策划“逼宫”

的大旗。布莱尔还明白地表示他不会永远做工党的领袖，他们都还年轻，布朗有足够的空间等待他的机会。

但当布莱尔于2005年第三次竞选首相时，布朗认为自己等待的时间已经过长，两人的矛盾也日渐加深。《纽约时报》评论道，从2005年开始，“当布莱尔的支持率逐渐下降时，布朗先生开始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独立路线，并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像继任者而非支持者”。两人的矛盾最终导致布朗在工党内策划了去年9月的“逼宫”事件。当时，布莱尔内阁8名成员辞职，要求布莱尔下台，布莱尔被迫承诺，将在一年内辞去工党领袖和首相职务。

布朗是成功的财政部长，但是是否能成为成功的首相尚不得而知。虽然布朗作为工党内的唯一候选人直接当选党魁，但工党内部也有人担心布朗缺少个人魅力，无力带领工党赢得下一次大选。对此，布朗本人的回答是：“有些人说我沉闷无趣，他们说得没错。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英国需要的不是一个娱乐家，而是一个领路人。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脸上难得一笑，说实话，我更关心的是我了解到的东西，而不是我自己的面部表情。”

幸亏近一段时期，从布朗出任首相成为定局以来，他个人和工党的支持率都在上升。近日英国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的支持率自从去年10月以来首次超过保守党，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布朗比保守党领袖卡梅伦更适合做首相。作为继任者的布朗显然需要显示出与布莱尔的不同，需要给工党和下届政府带来新的活力。在党魁就职仪式上，布朗说，他将不仅给工党带来“政策”，也会带来“灵魂”。

至于下次大选工党能否保持不败，目前仍是未知数。工党在经济领域的骄人业绩，始终会是它手里的一张王牌，但人们求新、求变的本能会导致对执政时间过长的工党产生厌倦。更重要的还在于，保守党是否能拿出足以吸引人眼球的施政纲领。

问：目前中英关系发展如何？
布朗上台会否对此产生影响？

英国于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英1954年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升格为大使级，此后30多年，中英关系历经波折，总体上朝着积极稳定的方向发展。1997年7月，中英实现香港政权顺利交接，两国关系揭开了新一页。2004年，中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高级别政治对话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磋商机制，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了良好的协调和配合。

但由于英美特殊关系等因素，英国在对华军售解禁方面一直不积极。英国议会更是经常在人权和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同时也比较亲台湾。

上述中英关系的总体态势，在布朗上台后基本不会改变。

一方面，布朗长于内政而相对弱于外交，在总体外交方略中会采取比较稳妥的态势，在相对不属于重点的对华政策方面，更不太可能采取与前任有很大差异的措施。

另一方面，作为老牌的近代外交运作者，经过几个世纪的外交实践，英国早已形成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传统，即对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关注，明显高于对意识形态的考虑。这种务实的外交风格，过去和现在都明显地表现于英国的对华政策中，布朗上台也不会改变这一点。正因如此，曾经多次访问中国的布朗表示，他对中英关系非常重视，对两国关系前景也很乐观。

治、经济、宗教、文化、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与基督教文明的差异，始终是欧盟内部纷争的焦点指向。作为欧盟发动机之一，法国自希拉克政府时期就对土耳其入盟持保留立场，新任总统萨科齐上台后更是多次明确了态度：欧盟内不应该有土耳其的位置。相比接纳土耳其入盟，法国更愿意与土耳其这个紧靠中东的穆斯林大国建立“特殊伙伴关系”。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与土耳其同时启动入盟谈判的克罗地亚现已在入盟道路上大领先。归根结底，欧洲人对土耳其的“身份认同”有障碍，而且是短期内绝难克服的。

目前看来，欧盟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态度是：既不设定期限，也不把路封死。欧盟扩大委员雷恩26日的一番话意味颇为深长。他重申，欧盟将继续履行对土耳其等国家的承诺，保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任何国家入盟都必须严格满足欧盟设定的标准，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好比得克萨斯加入美国的过程。得克萨斯在美国建国近70年后才于1845年成为一个州，如果土耳其在2017年加入欧盟，欧盟那时不过才创建了60年。”王坚

土耳其距离欧盟还有多远？

欧盟与土耳其26日在布鲁塞尔启动了统计和金融监管两个领域的入盟谈判。这是欧盟去年12月冻结与土耳其在8个领域的谈判以来，土耳其在入盟谈判问题上首次取得进展。但从新开谈判的重要程度来看，土耳其距离欧盟仍很遥远。

按预想，欧土双方此次本有望新开3个领域的谈判，但在欧盟最后作出决定时，有关经济和货币政策领域的谈判被排除在外。尽管欧盟竭力淡化该领域谈判被推迟背后的政治动因，而将其归于“技术上的原因”，但据悉，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反对。

法国驻欧盟外交官26日私下告诉记者，法国认为在与土耳其的谈判进程中“不能对所有谈判领域等同视之”，暗示经济和货币政策谈判非同小可，不宜过早启动。

然而，对土耳其来说，这种折扣是难以接受的。土耳其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部长兼首

席入盟谈判代表巴巴詹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表示了严重不满。巴巴詹说，世人正在关注着欧土关系的发展，如果欧盟不能接纳土耳其入盟，双方都将受到损害。土耳其外交部官员当天也表示，如果只是技术性问题，土耳其将会设法帮助解决，但如果此举包含政治动机，土耳其绝不能接受。

伊斯坦布尔巴赫杰塞希尔大学的欧盟问题专家阿克塔尔教授更是直接指出，欧盟推迟与土耳其的经济和货币政策领域谈判，将使土耳其入盟前景陷入“严重危机”。

土耳其的反应不无道理。自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起，土耳其的入欧之路就注定将是漫长而曲折的。经过重重反复，欧盟终于在2005年10月启动了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欧盟为候选国设定的入盟谈判框架包括35个领域的分别谈判，分初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逐渐由次要领域延展到重要领域直

至全部领域。欧土启动的只涉及初期阶段中的10个最次要领域谈判，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欧土间的谈判是“开放式的”，并不能保证土耳其最终能够加入欧盟，如果出现欧盟认为不能接受的情况，谈判可被随时中止。

由于土耳其未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满足欧盟的要求，欧盟于同年12月宣布冻结与土耳其在8个领域的谈判，正反映了这种“开放”模式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尽管面临不少挫折，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仍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韧性。自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以来，土耳其已为满足欧盟标准出台了数千项改革计划。土耳其首席入盟谈判代表巴巴詹表示，土耳其将继续努力满足欧盟的条件，不管欧盟重启或冻结哪些领域的谈判，土耳其都会尽快按照欧盟的要求推进各项改革并耐心等待。

尽管土耳其对入盟锲而不舍，但其在政